



古寺残灯

◎陶晓跃

皎然俗姓谢,是谢灵运的十世玄孙。年轻时,皎然躲进杼山研习佛经,与灵彻、陆羽一起住在妙喜寺。陆羽曾在寺旁修建一亭,因亭于癸丑岁癸卯月癸亥日建成,当时湖州刺史颜真卿便将亭命名为“三癸亭”,又因皎然为此亭写过一首诗,因此,陆羽建亭、颜真卿命名、皎然赋诗被当时称为“三绝”。皎然历经一番云游后,索性皈依佛门,禅隐寺庙。

禅隐的生活简单而寡味,可也让皎然站在了一个超越世俗的角度看待人和事,《赠韦卓陆羽》就极为鲜明地表达了他的人生态度。“只将陶与谢,终日可忘情。不欲多相识,逢人懒道名。”个性之率真,大有陶渊明“我醉欲眠,卿且去”的真性情。

再读他的《酬泰山人见寻》:“左右香童不识君,担簦访我领鸥群。山僧待客无俗物,唯有窗前片碧云。”诗中的泰山人叫秦系,是当时的一位大隐,他崇尚道学,一度以道人自居,隐于剡溪、会稽山中。香童不识,可见山人之深居;戴笠引鸥,是说山人之风姿。何以款待远道而来的友人?干脆就拿窗前的那片云彩来寄托我的心意吧。这就是皎然。

《酬泰山人系题赠》,可谓皎然与秦系唱和的得意之作:“出斋步杉影,手自开禅扉。花满不污地,云多从触衣。思山石藓净,款客露葵肥。果得宗居士,论心到极微。”花影摇曳,浮云轻飏;禅房静坐,轻嗑葵籽。闲聊人事,无巨无细;会心之时,相视一笑。这该是人生的一大快事了。

皎然所结交的友人,多是些闲云野鹤之人,而陆羽最与他志同道合。皎然写过一些与陆羽交往的诗,《寻陆鸿渐不遇》是其中的一首。诗犹如品茶一样,清淡平和却唇齿留香。

“移家虽带郭,野径入桑麻。近种篱边菊,秋来未著花。扣门无犬吠,欲去问西家。报道山中去,归来每日斜。”无论是桑麻深处的住所,篱边未开的菊花,还是没有犬吠的门户以及西邻的回话,都刻画出人物生性的疏放不俗。近人俞陛云在《诗境浅说》里说:“此诗之潇洒出尘,有在章句外者,非务为高调也。”

皎然的生活是单一的,他似乎一直行走在自己预设的人生轨迹中,这样的生活充盈了清水莲花的禅意,可也实在缺少来自另一种生活对他心灵强烈冲击而引出的震撼。诗囿于一隅之地低回,就很难形成直上云霄的大气。

他的《秋晚宿破山寺》:“秋风落叶满空山,古寺残灯石壁间。昔日经行人去尽,寒云夜夜自飞还。”依旧是秋风落叶、寂寥空山,依旧是古寺残灯、石岩墙壁;依旧是匆匆而去的行人,依旧是夜夜飞还的寒云。

也许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中,皎然才能漫溢出绵绵的诗情。

绿茶画名家书房·恺蒂



恺蒂书房 与恺蒂结识十几年了,去年年底才终于在北京见面。她在亚非欧三洲均旅居十年以上,对不同的文化背景有深入而独特的观察和思考,其作品既有女性的细腻,也带有全球视域的客观。



以文学为业:一部体制史

[美]杰拉尔德·格拉夫著
童可依、蒋思婷译
译林出版社

本书详细介绍了美国文学教育体制的发展历史,内容清晰,论证有力,并引用了大量第一手文献资料,挖掘出了长久以来我们已经遗忘的、曾经创造了我们现在正在阅读的文学体系的理念与争论。

如何设计一本书?

[美]彼得·门德尔桑德、大卫·J·奥尔沃思著 万洁译
上海文化出版社

本书通过许多出类拔萃的封面设计及其背后的故事、各种畅销书的封面展示、对封面发展历史的概述以及数十位文学家和设计名家的见解,审视了封面这一文学边缘的艺术。



我拒绝成为天才鹦鹉

[美]本·勒纳著 冯洁音译
上海人民出版社

小说通过书写辩论赛选手和他的心理学家父母的生活,描绘了40年来美国民众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状况,揭示了中产阶级虚假脆弱的优越感和更根深蒂固的焦虑,以及保守和自由之间的巨大裂隙。

十日谈:新冠时期故事集

《纽约时报》杂志主编 鲁冬旭译
湖南文艺出版社

在新冠肺炎肆虐全球时,《纽约时报》杂志就以“十日谈”为主题,邀请29位作家创作短篇小说,书写这时代的疫症。主题不仅仅聚焦于疫情本身,也在于在这个全球被按下暂停键的时刻,面向生活本身的体验、感受更为重要。



王蘧常的“陈词滥调”

◎段于鄙

2004年,晚辈友人为辛丰年借来《江南二仲诗》,“二仲”之一王蘧常,是先生早年的家庭教师,当年曾翻开此书,指着一首得意之作吟哦给先生听,先生至今记得,想找出原文来核对。诗在书里找到了,略有出入,也正常。但先生很失望,说王蘧常的诗陈词滥调,看不出时代气息”。

据辛丰年《六十年前的惜别》记载,王蘧常的这首“得意之作”就是题为“相望”的七律诗:“花须柳眼画微晴,笛里相望岁几更。万里梦魂通一息,十年湖海照双清。银波滟滟春无定,玉漏沉沉夜有情。寂寂不闻灵鹊语,冷看星月到天明。”辛丰年说,“每一忆及,浮现的不止是文字,而且有声,江南一带旧时流行的吟诗调,而且是先生那亲切的嗓音,那是他自己愉悦也令人愉悦的感情流露”,余韵悠然,以至于在暮年还能够背诵得出来。姚继煦评《相望》“以玉溪顽艳之笔写致尧悱恻之思,尤极变眩迷惑之能事矣”,谓之得意佳构,恰如其分。

至于辛丰年说“王蘧常的诗陈词滥调,看不出时代气息”,未免苛责。就在《相望》次页,便有为讽刺曹锟贿选而作的《快哉楼遇雨与张镜人读报拈元韵十字督为诗成三章》,“偶放长谣撼九阍,忽看雨气裂苍痕。狂雷碾地黄尘斗,大浪摇天白日翻。湖外云随毫作主,眼中楼借我为魂。平生惯尽江湖恶,合眼风涛又一温”,看似寻常,实有深意寓焉。姚继煦评之曰“谈言微中,婉而多风,足称诗史”,张镜人视之为“王仲宣之《登楼赋》”。还有“感时念乱之作”《要环环》,“胥吏拥大官,呼声一何怒。人行迟,白棓来,吞声钳口不敢开。邻翁今年六十三,龙钟一杖倒尘埃;泪血被面屏息步,侯门似海那敢诉。似闻新政崇大同,奈何贵贱趋歧路”,此诗“于贵贱之不均,为激烈之指斥”。不知当时的辛丰年是否均读过了。



“普通读者”的写作模式

◎苗斋

扬之水存谷林信札中,有两处提到《书与画像》。这是一册伍尔芙读书随笔选集,刘炳善译,三联书店出版。扬之水给谷林寄了这本书,未曾留言。谷林也没有特别在意,回信说打算过一阵再读。三个月后又有一信,说仅读了第一篇,却突然发现该书责编是“赵永晖”,觉得对方“有点儿神出鬼没的味道”。——扬之水在三联当编辑时想来责编过不少书,在版权页上署名的,目前好像只看到这

么一种。

这册《书与画像》选译自伍尔芙名著《普通读者》和《普通读者二集》。所谓“普通读者”,源于约翰逊博士的一句话:“尽管高雅的敏感和学术的教条也起着作用,但最终说来应该根据那未受文学偏见污损的普通读者的常识。”

伍尔芙另有一册随笔集,名曰《书与画像》。不知是译者还是编者,将这几个字挪用了过来。不过,倒也很恰

当。因为“普通读者”的写作模式,按伍尔芙所说:“他受一种本能所指使,要根据自己能捞到手的一星半点书本知识,塑造出某种整体——某个人物肖像,某个时代略图,某种写作艺术原理。他一会儿抓住一首诗,一会儿抓住一本旧书片段,也不管它从哪儿弄来的,也不管它属于何等品类,只求投合自己的心意,能将自己心造的意象结构圆满就成。”这不就是先去读“书”,然后再来“画像”吗?